



桂冠系列

武林正氣歌

董陽牧題

獨孤紅著
下冊



第十三章 死而復活

李雲紅驚訝說道：「白大俠，莫非家父真……」

白玉樓淡笑搖頭道：「李姑娘，別誤會，有這位在此，就是擒下了唐大寨主也沒有用，何況是他的拜弟？所以……」

黑衣老者陰險笑道：「這等大事白朋友怎好欺瞞李姑娘？要不是朋友明白李滄如真在『藏龍寨』中，白朋友豈肯放唐寨主這位拜弟？」

李雲紅臉色爲之一變！

白玉樓及時笑道：「閣下，別翻弄那如簧之舌，你如果想知道我爲什麼要放唐寨主這位拜弟的真意，我可以告訴你！」

黑衣老者道：「我洗耳恭聽！」

「好說！」白玉樓道：「簡單得很，我只是想換個份量够的！」

黑衣老者一驚，身不由主地往後退了一步，笑問：「白朋友看誰的份量够？」

白玉樓笑道：「閣下不是已明白了麼？」

黑衣老者搖頭說道：「白朋友最好別打我的主意，因爲唐寨主三兄弟及他麾下這八位堂主，不會讓白朋友動我的！」

白玉樓笑道：「你閣下倒會招人賣命，你要知道，他幾個攔不住我的！」

黑衣老者笑道：「只要能擋，讓我上了船就行了！」

白玉樓道：「你跑了，別人呢？朋友講究一個同生死、共患難，到了要命的時候你却只顧自己，這種朋友要不得！」

黑衣老者吃吃笑道：「白朋友，別想挑撥離間，那沒有用，我只是想上船去控制燈光，讓你不敢動任何一個！」

白玉樓道：「既然如此，你在這兒招呼一聲就行了，何用上船？」

黑衣老者啞口無言，既則神色一轉狠毒，笑道：「白朋友，我沒工夫跟你多說了，叫那位李姑娘站過來乖乖跟我走吧，否則那李滄如安全堪慮！」

白玉樓道：「奈何李姑娘不信李堡主現在『藏龍寨』中？」

黑衣老者未答理，目注李雲紅，陰笑說道：「李姑娘，這鐵球上的字跡，是被這位白朋友用內功真力抹掉了，其實，這是不是令尊之物，李姑娘總該能認出個八九分，事關令尊安危福禍，李姑娘不可……」

李雲紅變色說道：「家父真在『藏龍寨』中？」

黑衣老者道：「既見令尊之物，姑娘難道還不信麼？」

李雲紅嬌靨倏轉煞白，尚未說話。

白玉樓一旁淡淡笑道：「物就算是李堡主之物，但誰知道是怎麼弄來的？再說，李姑娘並未能肯定那是李堡主之物！」

李雲紅爲之一怔！

黑衣老者笑道：「白朋友既是李滄如的至友，該知道這是他不離手之物！」

白玉樓道：「我知道，但它總有個離手的時候！」

黑衣老者轉望李雲紅，道：「李姑娘，妳怎麼說？」

李雲紅遲疑未語！

黑衣老者吃吃一笑，道：「可要我派人去接令尊來一趟，那只消片刻！」

李雲紅臉色大變，驚駭叱道：「你們是什麼時候……」

黑衣老笑道：「就在姑娘離堡後不久，我遲了一步，要不然就不會有今夜這種麻煩了！」

李雲紅失聲說道：「那麼，如今『飛雲堡』……」

黑衣老者笑道：「李姑娘，『飛雲堡』如今已易幟換旗，不是李家的了！」

李雲紅機伶一頓，厲聲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黑衣老者搖頭說道：「完全是一番好意，只是要令尊遠離武林血雨腥風之紛爭，靜度餘年，要姑娘

脫下這一身江湖打扮，享盡榮華富貴！」

白玉樓突然笑道：「聽起來確是好意，誰知道骨子裏如何？」

黑衣老者陰笑說道：「假若李姑娘願意，白朋友又何必多管閑事？」

白玉樓道：「那麼你問問李姑娘願不願意？」

黑衣老者嘿嘿笑道：「李姑娘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孝女，她豈會不爲她那年邁老父之餘年着想？我料

她必然願意！」

李雲紅默然未語，但她突然舉了步！

白玉樓一驚忙道：「李姑娘，莫要上了他人之當！」

李雲紅美目側顧，木然說道：「白大俠也知道家父現在『藏龍寨』中！」

白玉樓一皺眉，道：「吉人自有天相，『飛雲堡』高手衆多，令尊一身所學……」

李雲紅截口說道：「多謝白大俠好意，李雲紅身爲人女，知道該怎麼做！」

說着她轉身要走！

黑衣老者適時笑道：「李姑娘不愧孝女，令人敬服！」

白玉樓及時又道：「李姑娘，我不以爲令尊願意妳這麼做，姑娘身爲人女，違背親意，不留有用之身，反而自投魔掌使親者痛，仇者快，我也不以爲這是孝！」

李雲紅嬌軀倏泛輕顫，但剎時間她又平靜地道：「白大俠，多謝指教，我明白這個道理，但我敢說天下沒有一個做兒女的能做到這一點！」

白玉樓一怔啞口，旋即又道：「既如此，我不便再阻攔，姑娘請吧！」

李雲紅道：「謝謝白大俠成全！」

轉過螻首向着黑衣老者行了過去！

果然，白玉樓未加阻攔！

黑衣老者目中異采一閃，唇邊浮起了一絲得意笑容！

李雲紅越走越近，終於走到了黑衣老者面前，木然說道：「你要我跟你到那兒去？走吧！」

黑衣老者嘿嘿笑道：「自然是讓姑娘去見令尊，姑娘請上船！」

說着，他側身擺手，一臉詭笑！

李雲紅沒說一句話，舉步向湖邊行去！

黑衣老者向着白玉樓一聲：「白朋友，再會了！」

跟在李雲紅身後向湖邊行去！

白玉樓一笑搖頭，道：「人家是周瑜打黃蓋，我這真是多管閑事！」騰身而起，破空射去！

唐凌波神情一鬆，領衆騰身掠離湖岸，直落五艘快船之上，一聲「走」字，船頭掉轉，直駛「君山」！

「藏龍寨」座落在「君山」脚下，前寨築在水中，後寨緊靠「君山」，背山面水，形勢異常之險要！

一圈既高又粗的木樁，圍繞成一道柵牆，那前寨柵門頂端，橫匾「藏龍寨」三個大字，門前兩盞大燈，把附近水域照耀得光同白晝！

五艘快船剛進水寨，水寨內燈光乍閃，那巨大柵門緩緩向上升起，開放了水道！五艘快船進入柵門，過前寨直放後寨！

在後寨一處小小船塢中船靠了岸，所謂岸，那只是木架埋入水中，上釘木板，直通寨內的架空路！自有人放下扶梯，登上那條架空路後，黑衣老者滿面堆笑地直讓李雲紅上了後寨大廳！

大廳內坐定，黑衣老者一抬手，喝道：「來人，奉茶！」的確像個太上寨主！

一聲答應，廳後轉出兩名壯漢上奉上香茗，李雲紅連看也未看一眼，神色木然地道：「家父呢？」

黑衣老者笑道：「姑娘何必那麼急？請先喝兩口茶，我這就命人去請令尊！」轉望唐凌波，道：「唐賢弟，請傳個令！」

唐凌波竟然欠身恭謹答應，隨即轉向外喝道：「請『飛雲堡』李堡主！」

只聽聽外轟雷般一聲答應，隨聽步履聲遠去！

黑衣老者舉杯邀客，笑道：「李姑娘，請用茶！」

李雲紅未動，也未答理，却冷冷問道：「你們霸佔了『飛雲堡』，把我跟家父擄來此地，究竟是什麼意思，現在總可以說了吧！」

黑衣老者嘿嘿笑道：「姑娘不必急，稍時等姑娘見過令尊之後，我自當奉告！」

說話間，一陣急促步履聲由遠而近，聽聲音，是一個人，而且是跑不是走。唐凌波等臉色剛一變，一個中年漢子飛步奔入廳中，近前哈腰說道：「稟寨主，大事不好，李堡主不見了！」

李雲紅神情一喜，黑衣老者與唐凌波等變色而起。

唐凌波急喝說道：「怎麼說？」

那漢子道：「稟寨主，李堡主不見了！」

唐凌波既驚且怒，躁腳說道：「該死的東西！」

揚掌向着那漢子當頭劈下！

這一掌如若劈中，那漢子非腦破血流，立即斃命不可！

豈料，他掌至中途，突然沉腕收掌，驚愕喝道：「你是內四堂的那一堂……」

那漢子一笑說道：「我是剛來的！」

話落，身閃，飛撲那上座黑衣老者！

唐凌波大驚失色，剛一怔，那漢子已到了黑衣老者面前，還是黑衣老者狡猾機警，他身形一閃已到了唐凌波等身後，急喝道：「唐賢弟，留神，此人是……」

那漢子一撲落空，並未追襲，轉身擋在了李雲紅身前，笑道：「閣下，你明白了，可惜太晚了！」

伸手自臉上抹下一張人皮面具，那赫然竟是自稱「孤獨客」白玉樓的黑衣人！

李雲紅聞聲知人，剛叫了聲：「白大俠！」

那黑衣老者已然厲聲說道：「姓白的，你把那李滄如……」

白玉樓截口笑道：「這我懶得告訴你，反正你如今已威脅不了人是實！」

探掌向黑衣老者抓了過去！

黑衣老者急忙飄退，口中喝道：「唐賢弟，休要放走這姓白的！」

喝聲中，唐凌波與兩名錦衣大漢已揚掌劈向白玉樓！

白玉樓一笑說道：「別那麼爲人賣命，閃開了！」

左掌一抖，悶哼迭起，唐凌波三人已被震後退，他右掌抓勢不變，仍然襲向了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大驚失色，翻身便往外跑。

白玉樓揚眉叱道：「閣下，你還想走麼？」

一閃身已到了黑衣老者身後，五指逕抓黑衣者後領。

黑衣老者機伶一顫，連忙塌肩旋身，猛出一掌擊向白玉樓胸腹，白玉樓一笑側身，左掌一遞，抓向黑衣老者面門，右掌一偏，却扣向黑衣老者右腕脈！

他左掌先發先到，「嗤！」地一聲，扯落了黑衣老者臉上那人皮面具，那面具後的臉赫然是……。

白玉樓一怔脫口驚呼：「任孔方，是你……」

他這一怔，右手不免一緩，任孔方面如死灰機伶暴顛，翻身奪門便逃，白玉樓定過神來倏揚冷喝：

「好匹夫，你竟未死！」

方待閃身，身後李雲紅一聲驚呼！

白玉樓這才想起只顧對付黑衣老者，忽略了李雲紅，救人要緊，他一驚旋身，只見唐凌波等人撲向李雲紅！

白玉樓冷冷一笑，喝道：「唐凌波，你們誰敢……」

話還沒說完，唐凌波三人身形忽側，捨了李雲紅，聯袂向廳後撲去，一閃沒入廳後！跑了，剎時間跑個一乾二淨！

白玉樓並未追襲，向着李雲紅含笑說道：「李姑娘受驚了？」

李雲紅急急說道：「白大俠，家父……」

滿廳一亮，一道火光由廳外衝起！

白玉樓雙眉一揚，道：「李姑娘，他們放火了，咱們先出去再說，請跟我來！」

偕同李雲紅撲出了大廳，出了大廳之後，他二人毫未停留。便出後寨上了緊靠寨後的君山！等他兩個登上了君山，下望身後，偌大一座「藏龍寨」已然成了一片火海，火光中只見數十艘快船向湖心疾馳，船上擠滿了「藏龍寨」的人，却看不清那是誰！

李雲紅一心只念老父安危，對那片幾乎觸天的熊熊火勢視若無睹，却急不可待地向白玉樓道：「白大俠，家父呢？」

白玉樓搖頭說道：「姑娘，令尊並不是我救走的！」

李雲紅呆了一呆，嬌靨顏色倏變，急道：「怎麼說，白大俠，家父不是白大俠救走的？」

「是的，姑娘！」白玉樓點頭說道：「可以說我遍尋『藏龍寨』，根本就沒見令尊踪影！」

李雲紅道：「這麼說，家父在『藏龍寨』是假？」

「不，姑娘！」白玉樓搖頭說道：「是真，令尊曾被擄來了『藏龍寨』！」

李雲紅大驚，道：「這麼說，家父仍在……」

下望「藏龍寨」那片火海，機伶地打了個寒戰！

「不，姑娘！」白玉樓道：「令尊已不在『藏龍寨』，在我抵達『藏龍寨』前不久，大約是咱們跟他們在對岸談話時已被人救走了！」

李雲紅神情微鬆，道：「白大俠，救走家父的人是誰？」

白玉樓搖頭說道：「不知道，我根本沒看見他！」

李雲紅道：「那白大俠怎知家父是被人救走了？」

白玉樓道：「姑娘請放心，令尊已被人救走，是不會錯的，因為在我進了『藏龍寨』，找着了囚禁令尊之處時，那牢門已然大開，看牢的被人制住了穴道，我解開了他的被制穴道向他追問令尊的下落，他告訴令尊被一個穿白衣的人救走了……」

李雲紅急道：「那白衣人是誰？」

白玉樓搖頭說道：「他說那白衣人功力甚高，他還沒有看清那人面貌，便被那人制了穴道，人事不省，茫然……」

李雲紅皺眉說道：「這又是誰救走了家父……」

美目一紅，急得要哭，接道：「他老人家毒傷剛愈，又是那麼大的年紀，怎經得起……」

白玉樓連忙安慰說道：「姑娘請放心，如今憂急無補於事，吉人自有天相，那白衣人敵友難分，不過照情形看，那人該是友而非敵……」

李雲紅道：「實在說，家父並沒有什麼知心的朋友……」

白玉樓道：「而實際上，令尊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之敵，我敢說，令尊縱或有驚，當必不會有險可

言！」

李雲紅流淚說道：「但願如此了，我早就勸過他老人家，那麼大年紀了，該封劍退隱享享清福，靜度晚年了，他老人家偏不聽……」

白玉樓搖頭說道：「姑娘，武林事沾不得，只一沾上手便永遠甩之不掉，武林人詭詐險惡，便卽是封劍歸隱，他若要找你，仍是會尋上門去，再說，令尊英雄一世，豈肯服個「老」字？」

李雲紅道：「家父自守『飛雲堡』，絕少與外界來往，更談不上跟誰結仇怨，他們這樣對我父女，究竟是什麼意思？」

白玉樓搖頭說道：「姑娘出身武林，該知道武林中有些事不必仇恨，或爲名，或爲利，都得招來禍事，至於他們是什麼意思……」

揚了揚眉，接道：「據我看，不外是想霸佔『飛雲堡』……」

李雲紅道：「如今『飛雲堡』已是他們的了，難道還不夠？」

白玉樓冷笑說道：「自是不夠，如果够的話，他們不會再劫擄令尊與姑娘，姑娘不知道，『藏龍寨』的人，跟『飛雲堡』的秦得海二人一樣，也跟謀害『琴劍書生』聞人大俠之人有勾結……」

李雲紅吃了一驚，急道：「白大俠怎知道……」

白玉樓道：「姑娘可曾聽見，我叫那黑衣老者爲任孔方？」

李雲紅點頭說道：「我聽見了！」

白玉樓道：「此人本在『揚州第一樓』任帳房，被我那至友門人傑追逼得緊乘隙逃掉了，卓神君爲此傳下『七絕帖』，後來聽說他跟兩個女的被秦得海、屠一飛二人擊斃了，我只當他二人當真殺了任孔方三人滅了口，誰知道今夜在這『藏龍寨』中又碰見了他，並且他是劫擄姑娘的主謀……」

李雲紅「哦！」地一聲道：「原來如此，這麼說聞人大俠被害疑案，已被白大俠……」

白玉樓道：「我那至友門人傑手斃秦、屠二人，又從他二人口中得悉謀害聞人大俠的元凶下落，而那元凶却被卓神君早到一步擊斃於掌下，門人傑跟我原以為凶徒皆斃，此案已破，誰知任孔方仍在人世，任孔方既在人世，那兩個女的想必也沒死，如今看來，此案尚稱不得破……」

李雲紅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白玉樓又道：「姑娘，如今要去追那任孔方了，找尋令尊之事也包在我身上，姑娘可有什麼可去之處？」

李雲紅黯然而悲淒地搖頭說道：「如今我已是無家可歸的人了！」

白玉樓皺眉說道：「難道說令尊連一個親友也沒有麼？」

李雲紅道：「有倒是有的，無如我不能也不想去投奔人家！」

白玉樓道：「那是誰？」

李雲紅道：「家父昔年有位好友住在『洛陽』，人稱『中州劍客』……」

白玉樓道：「莫非柳千環柳老英雄？」

李雲紅點頭說道：「正是，白大俠知道……」

白玉樓道：「我聽說『中州劍客』威震豫、魯、皖，是個義薄雲天的老英雄，對姑娘來說，那是個最好的去處！」

李雲紅道：「可是我不想也不能去！」

白玉樓道：「姑娘，那為什麼？」

李雲紅道：「家父下落不明，安危難卜，我這為人女者……」

白玉樓道：「姑娘，我說過，令尊的下落，包在我身上！」

李雲紅道：「他老人家是我的生身父，白大俠的高義，也令我感激，可是怎麼說我這爲人女的不能

閉在一旁……」

白玉樓道：「姑娘有沒有考慮到，姑娘自己仍隨時有被擄之險？」

李雲紅道：「這個我知道，可是……」

白玉樓截口說道：「姑娘也該知道，姑娘絕不能再落賊手！」

李雲紅還待再說，白玉樓已然又道：「姑娘，凡做事別讓令尊心痛！」

李雲紅口齒啓動，欲言又止，終於閉上了檀口！

白玉樓暗暗一嘆，道：「姑娘，妳我都不能有太多的耽擱，走吧，我送姑娘一程，但請姑娘記住，

全當是隻身一個人！」

李雲紅愕然說道：「白大俠，這又爲什麼？」

白玉樓淡淡一笑，道：「要讓人家知道姑娘身後有個我，只怕那些個奸險之輩，就不會再露頭現

身，企圖劫擄姑娘了！」

李雲紅瞿然說道：「我明白了，白大俠以爲他們會再……」

白玉樓道：「他們既想劫擄姑娘，我以爲在他們得手之前，絕不會放棄這一工作，也就是說，絕不

會放過姑娘！」

李雲紅道：「白大俠是要以我爲餌？」

白玉樓道：「這樣要比踏遍江湖去找他們容易得多！」

李雲紅默然無語，旋即猛一點頭道：「好吧，既然白大俠有令，我不敢不遵！」

白玉樓道：「好說，那麼姑娘請吧！」

李雲紅一句話未再說，揚起一陣香風，轉身馳下「君山」！

望着那剛健婀娜，無限美好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白玉樓忽地搖頭一嘆，隨即一閃不見！

「洞庭」往「洛陽」，走直路並不見得有多遠！

可是這一帶遍地沼澤，很是難走，忽水忽陸若一會兒坐船，一會兒登岸，那更費時間，又不得不繞着道走！

所以，以李雲紅的脚程，走了兩天才到了「漢水」！

「漢水」直接「長江」，這沒辦法繞道，非得坐船渡過去不可，只要渡過了「漢水」，再往下走就好走了！

渡「漢水」，那得找船，可巧，這附近就沒有渡頭！

要找渡頭，那就得東往「潛江」，或西去「仙桃鄉」，可是這兩處地方都在幾十里外，又得走上一大段路！

李雲紅不禁暗罵自己爲什麼要走到這兒來！

固然，世上有些事兒不如意的多，可是有時候在最不如意的時候，却往往能碰上如意事！

眼前就是一例——

李雲紅萬般無奈，正打算往較近的「潛江」走！忽地，一聲欸乃，由附近岸邊一片蘆葦叢中搖出了一艘小船。

這艘小船，一出蘆葦叢便靠了岸，搖船的是個一身粗布衣褲的中年漢子，方方的一張臉，顯得有點黝黑！

當然，水上生涯，免不了風吹雨打太陽晒的，那能不黑，他懶洋洋地一篙插在岸邊，便要繫船！李雲紅好不欣喜，連忙走了過去！

那麼大個人，還是個美艷奪人的紅衣大姑娘，一直走到了船前，那漢子竟連眼也沒抬一下，想必他不覺便是呆！

倒是李雲紅先開了口：「喂，你是擺渡的麼？」

那漢子這回抬了眼，却是不耐的冷冷一瞥，看來他更是個分不出美醜的白痴，一瞥之下，他點了頭：「是！」

李雲紅笑了，道：「我要過對岸去，你渡我過去吧！」

說着，雙靴邁動，便要往船上走！

那漢子一搖手，忙道：「不行，我不渡妳！」

李雲紅爲之一怔，道：「這爲什麼？」

那漢子道：「我這條船已經有人包下了！」

李雲紅道：「誰包下了你這條船？」

那漢子道：「說了妳也不認識，我們村裏君員外的千金君姑娘！」

李雲紅道：「她包下你這條船要幹什麼？」

那漢子道：「妳這話問的……當然也是要過對岸去！」

李雲紅道：「那麼，如今她人呢？」

那漢子道：「快來了，約好了的，她家的下人叫我這時候在這兒等！」

李雲紅四下望了望，空蕩蕩地，那有人影，收回目光道：「你先渡我過去，再渡她不遲呀！」

那漢子搖頭道：「不行，不行，君姑娘賞的船錢我已經拿過了，怎麼能先渡妳，萬一我還沒折回來，她已經到了，要是君員外責怪下來，我可……」

李雲紅道：「這麼說我只有等她過去後再過去了？」

那漢子點頭說道：「恐怕只有這樣了……」

目光一凝，抬手左指，援道：「妳看，來了，來了，還好我沒有先渡妳……」

李雲紅循指望去，只見遠處塵頭大起，當她望見塵頭的時候，也聽見了蹄聲及車聲！

可以看得清楚，那是一輛單套馬車，馬馳車行極速，轉眼間已馳近了五十丈內，那漢子忙跳上了岸，揚手叫道：「王二哥，在這兒呢！」

馬車那邊沒人答話，而馬車却直馳過來。

帶起一陣塵土，馬停車住，那趕車的是個瘦高的中年漢子，他揀好了鞭，繫好了繮，詫異地望了李雲紅一眼，跳下了車轅，逕自跟那漢子打了招呼：「兄弟，你早到了？」

那漢子躬身哈腰陪上一臉笑，跟片刻前判若兩人，道：「剛到，剛到，就怕來晚了讓大姑娘等……」

那瘦高漢子點了點頭，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塞了過去：「員外說讓你多小心，這個拿去買酒喝！」

那漢子忙道：「王二哥，船錢已經……」

那瘦高漢子道：「我知道，這是員外賞的，拿着吧！」

那漢子這才收了下來，千謝萬謝之後忙道：「王二哥，請姑娘下車上船吧！」

那瘦高漢子點了點頭，轉身掀開了車簾，哈腰說道：「姑娘，到岸邊了，請下車吧！」

車篷裏沒人答應，却明艷照人地先下來一個青衣美婢，她皓腕輕抬，又扶下了一位綠衣少婦！

那少婦，美極，可帶着點媚勁兒，看裝束、服飾，雖稱不得多麼華貴，却挺雅，一點也不像土財主家的俗姑娘！

那綠衣少婦下了車，第一眼先望向了那漢子，嫣然一笑，百媚橫生，美極，嬌極，好不迷人：「辛苦你了！」

那漢子誠惶誠恐地忙道：「姑娘，那兒的話，您多少年沒回來了，我就算一直送您到地方也是應該的，平日都受過員外周濟，要不是……」

他這裏唯恐不周地尚未說完話，綠衣少婦一雙美目已掃向了李雲紅，嬌靨上盡是詫異色，問那漢子道：「那位姑娘是……」

那漢子忙道：「不認識，她也要雇船！」

那綠衣少婦「哦！」地一聲，向着李雲紅含笑說道：「姑娘也要渡江麼？」

人家有禮地搭訕，李雲紅忙含笑點頭，道：「是的，只是……」

那綠衣少婦道：「姑娘想必是錯過了渡船，這附近不好找船！」

李雲紅道：「不要緊，等這位渡姑娘之後，我再……」

那綠衣少婦截口說道：「江面廣闊，一個來回那要等很久呢，姑娘若不嫌棄，咱們一起過去好了，好在都是女人家，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李雲紅大喜，心裏也着實地感激，說實在的，她本來打算跟人家商量一起過去的，可是一旦人家主動地出言相邀，她反而自覺唐突地有點遲疑！

那綠衣少婦似是看出來了，接着笑道：「姑娘不必客氣，出門在外，都不容易，現成的方便我焉能不給，以後我也許有求姑娘方便之處……」